

手机里那个永远不会再亮起的头像，成了我深夜独坐时最温柔的刑具。三百多个日夜，我小心保存着弟弟的一切：微信对话框里最后那句：“二哥，我想回家”，QQ空间里他亲手种下的文字森林，那个永远不会再接通电话号码……这些，是我能抵达他的最后航线。

总在凌晨三点突然惊醒，梦里他穿着那件藏青色夹克站在老屋的黄连树下，树影婆娑间，我们的距离刚好看清笑容，却触不到体温。参与他生命终章的所有细节都成了我皮肤的刺青：病房里监控仪的警示音如何变成告别的钟声，寿衣的绸缎怎样在指尖泛起冰凉的涟漪，墓碑上的铭文又如何一笔一画把悲伤刻成永恒。这些记忆的碎片，在每一个失眠的夜里，都会重新生长出锋利的棱角。

直到今天，在他尘封七年的QQ空间里，那篇为母亲八十寿诞写下的致辞突然击中了我。屏幕上的文字开始模糊，泪水把2017年的春光氤氲成一片汪洋。我看见年轻的弟弟站在时光那头，正用“秀、勤、俭、韧、爱、顾、睦、善”八个字，串起母亲一生的珍珠，此刻都化作温暖的箭矢，穿透生死帷幕直抵我心。

此时，以泪研墨，思念作书，添为题记。谨以此文，献给天国里永远年轻的弟弟，献给用八个字塑造我们灵魂的母亲，也献给所有用爱照亮过弟弟生命旅程的亲友。以下是他在母亲八十寿诞上的致辞原文：

一

母亲生日快到了。二哥说：“三弟，今年你好好准备一下”。二哥的意思，今年母亲八十大寿，让我代表儿女说几句话。

去年二哥在父亲寿宴上说“父爱如山，仁者无敌”，回顾了父亲曾经当兵、回村、顾家、为人的点点滴滴。我跟其他晚辈一样，感受颇深，言犹在耳。今年让我说，我明白这是一份责任。说，是家的传承，孝的反思，爱的教育。

母亲生于一九三七年，与父亲同岁，生日只差五天。二老近年来相互照顾、陪伴，身体还算好，是儿女的福分。我们姊妹几个，离开那个盘根错节儿人合抱有棵数百年黄连树做“桅杆”的陈家坡老院子，走出那两个侧悬崖对立，红石河涨水就无路通行的百丈高石门，又告别工作生活多年那个可爱而又拥挤得几乎没有一块平地的白河小城，现都居家安康市区，归根到底，还是父母的功劳。没有父母在那个粮食缺、学费都成问题的年代，即便自己饿着肚子，也要坚持同时送四个子女上学的艰苦经历，可能我们还在红石河那个落后的山村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者我们会漂泊在外，天南海北，四处奔波，居无定所。总之，没有父母省吃俭用，坚定儿女们“上学才有出息”，一切都无法想象。

现在，二老住在我六十平方米的小套房里。放假过节，我们姊妹几个一两家、两三家一起吃个饭，陪陪老人。过年聚得最齐，三代十五人欢聚一堂吃年夜饭，老人一一给孙子发压岁钱。这该是老人最幸福的时刻吧。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二老到安康跟我们一

在字句的微光里与你重逢

陈新宽

起生活十七年了，老人帮我们带的孩子已满十五岁。我兄妹四人，共五个孩子，这些年，我们抚养自己的孩子，才真正体会到为人父母的种种感受。父母对孩子，宁可苦了自己，也不想让孩子受委屈，而当年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的农村，二老抚养我们姊妹四个，要吃要穿要上学，真是太艰难了。

时光荏苒，今年母亲八十岁了。回想父母对我们少时的管教，严父的印象最深，下河洗澡，罚跪挨打，记住的是对父亲的怕，对母亲，记住的是她对我们生活中的叮嘱。

那母亲对我们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最近，二哥给我的这份责任，总促使我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最深的记忆还是在老家，母亲当年的身影在我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像过电影一样。我想，母亲身上大概有“八个字”影响着我们姊妹几个的为人处事，这也可能是我们无形当中获得母亲“身教”的最宝贵财富吧。

二

秀。母亲姊妹八个，是我五个舅舅的二姐，秀是名字的排行，第二字。外公是老教书先生，留着飘逸的胡须，写一手好毛笔字，爱下象棋，平时言谈有着传统文人的风范。我跟外公也下过不少棋，听过不少故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听父亲讲过，也听外公讲过。家有书香，大概是母亲识字的缘故。母亲说，她结婚前还当过村上的会计呢。在当时新中国成立十年左右的偏远农村，那也是很少有的吧。因为识字，母亲能看一些书，还会打算盘，会听一些老电影插曲。我高中后自学吹过笛子，母亲说“洪湖水，浪打浪”最好听，我每次吹着玩时，这一首是必须的。现在想来，如果说母亲对我们的影响，首先应当是她拥有的这个“秀”字吧，一种传承着家风的内秀，不会沉溺于家里有多少粮、多少钱，不会攀比别人的孩子不上学开始挣工分能改善家庭生活，不会太在意自己过得好不好，再苦再累也知书达理，一直支持父亲送我们上学而毫无怨言。

三

勤。回想老家的日子，好像从来没有看到母

亲有闲暇时间休息过。一家六人，父亲忙农活，孩子都上学。母亲每天从早到晚，做饭刷碗，收拾喂猪，洗衣挑水，缝补晒被，种菜晒粮，打草鞋，推石磨，总有做不完的家务活。院子里陈、李两姓，六大家后来老少分到十余家，我们家总是睡得最晚。每逢栽红薯、种洋芋、收苞谷、拣绿豆、割麦子等比较忙的农活儿时，母亲还要到地里帮忙。里里外外，母亲每天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总没有闲的时刻。她，可能忙成习惯了吧。

四

俭。母亲很节俭，一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吃饭时，母亲总是最后一个上桌，家人都吃完了，母亲还要把盘中残留的饭菜收拾得一丁点都不剩。那时候我还小，看到母亲经常只喝点剩菜残汤，真担心她的身体会饿坏了。有一天晚饭是南瓜玉米绿豆汤，没吃完，母亲舍不得倒，第二天中午接着吃。一家人吃完到地里干活，一会儿都头晕恶心，吐了一地。后来才从书本上知道，那叫集体食物中毒。好在当时吐完就没事了。穿衣也是，每到过年，母亲总想法让我们能穿上新衣新鞋，可她自己，好像从没有过一件新衣服。

五

韧。母亲年轻时，有个胸口痛的老毛病。一发病，痛得不停呻吟，一躺就是几天，实在受不了了，就拿热毛巾在额头上敷，喝点热水。没有药，有时候躺在床上，找个硬东西顶在胸口，翻来覆去还是解不了痛。听着母亲忍不住时“哎哟”“娘啊”的声音，我们只能在边上看着，干着急，没有办法。就这样，有时候整夜痛，有时候三天，有时候四五天，稍微能动一点，她就坚持下床，站在灶台边给我们做饭。这个老毛病，直到我工作以后送母亲到县医院检查，才知道是胆结石。胆囊内几厘米大的石头，炎症一发，痛得要命，真不知母亲当年怎样挺过那种彻骨煎熬。找到病根，我给母亲买当时最好的一种排石饮液，后来又买了很多金钱草冲剂，这个老毛病很少再发了。几十年来，母亲当年拖着病体，给我们做饭的身

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六

爱。记得上小学时，有一天半夜我睡得正香，母亲悄悄把我拉起来，就着土灶台大铁锅边的煤油灯，给我舀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面叶，说“专门给你做的，快吃”。原来，那天我过生日，家里没有多少细粮，母亲等到深夜家人都睡了，只给我一个人做了一碗。上中学时，我住校，离家几十里。学校没有早点，每天中午一顿苞谷糊，下午一顿苞谷糊，有时稠，有时稀，七八个人分一桶，就算抢先舀了一大碗瓷碗，没有油水，吃完转个身好像又饿了。初中那三年，学校伙食上的饭从没吃饱过。母亲怕我饿着，每周日从家里走时，总要做好几个细面馍让我背上。对孩子，母亲总是那么操心。我们姊妹几个，不管上学，还是后来工作，离家时，母亲都是再三嘱咐：路上注意，遇事小心，莫惹祸，莫逞强等。她一遍又一遍叮咛，从儿时起，就一直伴随着我们。

七

顾。老家的房子是四合院的一个拐角，总共只有一间半，一家人住很挤。尽管这个家很小，日子过得很紧，但有母亲的操持，家里干净整洁，经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比如，突然有一天，母亲会拿出藏了很久的一个小块腊肉，煮给我们吃。过节时，总要设法调剂几个好点的菜。过年，总要早早计划着，和全家人一起油炸蒸蒸，弄上一大桌团年饭。在这些日子里，少不了炒一样东西，那就是母亲种的葵花籽。每年春秋两季，父亲带着一家人，抢时抢墒栽种，母亲跟着帮忙，每当走在地边、沟边、菜园边时，她就从口袋里摸出几颗葵花籽种，悄悄撒在掏好的沟窝里。过段时间，一棵棵向日葵小苗争先恐后拔地而起，茁壮成长。三个月左右，一个个硕大的金色圆盘花环，顶在一人多高的粗壮葵杆上，环绕在我家几乎所有的地边。成群的蜜蜂在繁密葵叶丛中，盯着醒日的花盆上下翻飞。父亲总是说母亲种多了，庄稼都挡住了。但是，向日葵已然成苗，折断拔掉实在可惜。所以，到最后，葵花籽总是满满的丰

收，过年过节大家都有吃的。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我们盼过节，盼过年，嗑着一把把清香的葵花籽，打扑克，下象棋，一家人其乐融融，这少不了母亲顾家的功劳。

八

睦。老家院子离河边公路一里多地，位于半坡上似三个龙爪子平埭墩的中间，有数百亩厚厚的黄土地，犹如一个巨大的船舱。在船舱的前沿，数十棵散落的十余米高的椿树、泡桐树、杏子树、梨树、木瓜树中间，房子连着房子。一家家的柴垛、猪圈、茅厕、果树，穿插无序，最边上是有三个年级的小学，还有一个小操场。那时候，每家四五个孩子很常见。跟我同龄的狗娃子、羊娃子，再小一点的土狗子、鱼娃子，还有一些女娃子，没事就在院子里，操场上，东几个、西几个，钻草垛、捉迷藏、斗鸡、抓石子、偷果子，跑来跑去，翻上跳下，玩得无法无天。孩子们之间磕着碰着，赢了输了，打骂斗嘴，都是家常便饭。每当听到有我们争着、吵着、打闹时，父母总是厉声喊我们回来，不少家长都护着自家的孩子，指责我们的不对，但是母亲，从来都不说别人家孩子不是，总是批评我们。有时我们觉得自己占理，一点错都没有，可母亲还是呵斥我们，不要跟别人打闹，更不能骂人。与邻居和睦相处，教育自己的子女，即便孩子们有理也会挨批评，受委屈，其中的道理也只有等孩子们长大成人后才会明白吧。

九

善。那些年，经常碰到背着口袋、脖子上挂着碗、拄着一根竹棍的叫花子，母亲知道了，总要送上一点点的。赶上吃饭时，还要盛上一碗饭。有时叫花子都走很远了，她还叫我们把蒸馍或饼送到叫花子手上。自家粮食不够吃，能舍得把好吃的留给客人，能给叫花子送吃的，这就是我的母亲。尽管当时我们不理解，甚至还说她不该，但或许就在那时，母亲的善就在我们心里扎下了根。

十

“秀、勤、俭、韧、爱、顾、睦、善”，这就是母亲八十大寿我想说的八个字。我不知道，能不能代表儿女媳婿和其他晚辈的心声。也许，父爱决定我们的出路，母爱决定我们的性格。感恩母亲，我们会好好陪着您，和父亲一起，守住大家子的现在，也期待一大家子，特别是孙儿辈更好的未来。

后记：吾弟新广的致辞，是刻在时光碑石上的家训，是献给母亲永不褪色的颂词。它让我们懂得，纵使生死相隔，爱与记忆也是最坚韧的经纬，将我们紧紧相连，共同守护着母亲和这个家。斯人已逝，文字长存，铭记母爱似海，感念手足情深。

爱在，光就在；记忆在，重逢就在。

那时关口

赵宁环

秦岭南麓的山总是格外青翠，峡谷两旁的山峰高耸入云，将天空挤成窄窄的一线，一条古称子午道的盘旋古道像一条巨蟒，时隐时现地缠绕在秦岭之上，这条川陕马路，就是现在的西万公路，也叫210国道，通行此路必经山脚下的“关口”。

关口是陕县的古称，那时，人关口老街有扎子门一道，深褐色矮矮的土墙木楼，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山脚两边。一块块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窄窄的，弯弯的，像一条青色的绸带，将家家户户串在一起。

镇子里的人们脸上总带着温和的笑意，三三两两的老汉们坐在门墩或门石上，吸着金光发亮的水烟袋，说着闲话，好生安逸。真有几

分“悠悠白云间，处处清风绿。高天山中事，来者笑不知。”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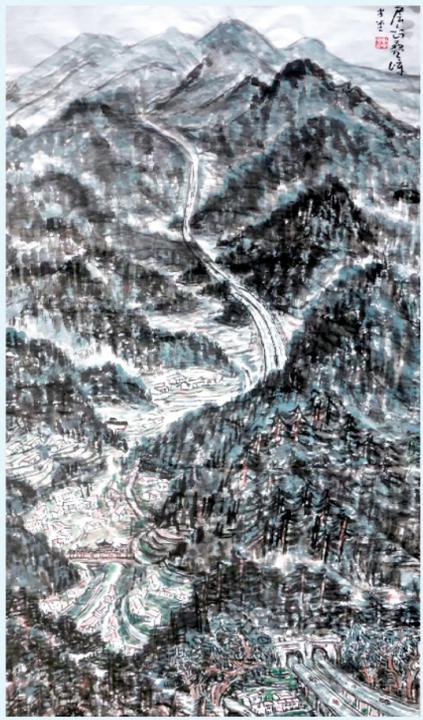
狭窄的街道上，晃动着身影和匆忙的脚步。老街边的木板铺面前，时常还能看到传说中的“黄狗白面，黄金不换”的大黄狗，端坐在那里，它们对来往的陌生人并不吠叫，只是紧紧地卷着尾巴，竖着耳朵，蹲在那里用机敏的目光在来往的人群中搜寻着什么，用其端庄的形象显示着忠诚守护者的身份。

长安河从镇子中间穿过，河水清可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卵石上的青苔在波中轻轻摇曳，岸边的毛蜡、菖蒲、芦苇随风轻摆，沙沙作响。河水日夜不停流淌着，儿时依稀记得河边还立着一架高大的水碾，吱呀吱呀地转动着，带动着磨坊的石碾，木槌在对窝里发出沉闷的捶打声，老远听见就像是春鼓一般。

清晨，炊烟和山雾缠在一起，很有几份仙境。攀登关口的白云山，拾级而上，山径蜿蜒，松针铺就的地毯柔软而芬芳，山风掠过耳际，抬头望去，蓝天如洗，白云悠悠，仿佛触手可及。

山里的时光是慢的，日头从东边爬到西边，要费好大的劲。云来了又走，雨下了又停，只有这山静静地守着岁月，守着这方流光山色，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更显得这方山谷的幽静。

下山时，暮色渐起，竹林松涛在晚风中轻轻摇曳，远处的山影渐渐模糊，山下水声隐约可闻。暮色中的关口，像一幅湿透了的水墨画，安静祥和，仿佛时光在这里停驻。



凤桥远眺

郑宇堂作



孟石岭镇

吴开朋作

母亲

蔡汝平

我们的行李，仿佛那些图案能护着我们在外头踏稳每一步。最近她总说眼睛发涩，手也显得厉害，针线活越来越慢，却仍不肯歇，说是“趁还能看得见，多给你们攒些。”

母亲近几年身体下降得厉害，吃得少了，也走不动了，就像一株被虫蛀过的老树，枝丫渐空。端午前三天，她几乎粒米未进，瘦得颧骨都凸了出来，我用车载她到不远的医院，医生开了养胃药，下午她竟能吃下一块鸡肉。也许儿女在身边就是良药吧，能治愈母亲的胃。

她记得每个儿女、孙子的生日，上次几个外侄约着来看她，每人封了三百元的见面礼，她笑纳了，转身却从枕头下摸出自己的三百元，凑成一千二塞给侄子：“你的儿子第一次来，我当奶奶的也得表表心意。”我们嗔怪她：“他们来看你，怎好拿你的养老钱？”她摆摆手：“我亲不多，要对他们好些。”每次我们给她零花钱，她总推辞：“我有钱，够用。”可我们知道，她的钱都藏在枕头下、米缸底，像攒着一窝舍不得飞走的小

鸟，真没了，便如秋后的蝉，哑了嗓子也不肯开口。

她住不惯县城的楼房。我接她在县城里住，可住了不到一个月便吵着要回乡下。说那楼房像笼子，憋得人透不过气，不如老家敞亮的院子。回了老宅，她便日日坐在院里的花果树下，看鸡啄食，听蝉鸣唱，仿佛那方小院是她根系的土壤。每次我们走，她便扶着楼梯栏杆，趴在二楼未装的窗框间目送，直到车渐行渐远。

每次回家，看到母亲，也会看到檐角翘起的青瓦，它们从建成起已经和母亲分不出你我了。三十年的风雨让屋檐生出斑驳的苔痕，瓦当上的滴水兽早已模糊了面容，却仍固执地朝着东方昂首，仿佛要把所有晨光都揽进怀里，檐角垂下的风铃是父亲用旧铜盏改的，风过时发出暗哑的叮咚，像是在和门楣上褪色的春联对答。

母亲喜欢院子里的石榴，印象中，石榴树

春日里满树花苞，绽开的红花像朱砂染透了绢帛，被风揉碎的花瓣落进青砖缝里，第二年又拱出新芽。盛夏时叶片层层叠叠裹住枝头，蝉鸣声里偶尔探出一两颗青果，像是谁随手缀上的翡翠坠子。待到秋风起时，树冠便成了燃烧的火笼，果皮裂开细纹，露出玛瑙般的籽粒，有调皮的鸟儿啄食时，红汁便顺着树干淌成蜿蜒的糖浆。

每次回家，我都想留住些什么，比如沧桑的屋檐，院子的石榴树，还有弟弟种的各种盛开的花。我喜欢看母亲在阳光下，眉角浅浅的弯着和我们说话，轻声细语的样子；喜欢看她眯着眼睛盯着鞋垫一针针拉出好看的图形；喜欢隔着路边枣树的叶子拍老家的土房，透过花朵拍母亲的皱纹，那些皱纹一年一年纵深，像一年年的历史。

端午那日，母亲执意要包粽子，我们拦不住她。蒸锅腾起的热气模糊了她的白发，恍惚间，我又见到她年轻时的模样。她把自己活成了一盏油灯，固执地照亮儿女的路，我们知道她终会老成一片秋叶随风而落，可那叶脉里刻着的，全是爱的纹路。

